

八月的鄉村

八月鄉村的

蕭軍著

作家書屋刊行

前記

為抗戰後八月的鄉村初版而寫

一

正相同我們底民族以及我自己，這本書，在那偉大的抗戰年代裏，受過試煉了。——這證明它還稱得起是一本有些用處的書。即使在今天，我看它也還該有些用處，因此就決心把它來印。

這書，它也正相同我自己以及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在過去，曾經一直不被容于「中華民國」底某些地方，如今它將要被「容許」了！這是標誌着我們民族解放的光榮；標誌着中國人以及整個人類進步的光榮！……我是願望着

能夠：生活，工作……在這樣光榮的拂照裏，一直到我離開這世界的一天。

二

在今天，我來看這書，就寫作的方法和表現的能力上，固然有着若干使自已不滿意的地方，但是却並沒有什麼愧怍的心情，當我寫作它的時候，雖然還年輕，也已經盡了我那時能夠盡的力量了，因此就很安然。同時，也還不想有什麼更改。這雖是一本小小的書，它不獨馱載着我個人過去的苦痛和歡情，也蓋滿了這古老民族底恥辱和光榮的印記！我雖然喜歡更完整的「美」，比較起來，却更愛好于「真」啊！

三

「年來故友飄蕭盡，待賦「招魂」轉未能！」這書重版在今天，喜歡却淹不了我底悲情；雖然我們民族最兇惡的敵人已被打倒；國家也一天天被引向了進步的方向……；但自己這點悲情，却是不能夠離開心窩，相反地，它竟像一顆

鉛彈似的深深地嵌進了人底靈魂啊！

爲此書寫過「序言」校過錯誤的魯迅先生，爲此書抄過原稿，給我出版以鼓勵的蕭紅女士，爲此書印刷而盡過力的「奴隸社」友伴葉紫……想不到他們僅在此數年中，竟一個接着一個地……離我而去了！

四

「死別已吞聲，生離常惻惻！」

我活着，還要好好工作下去——爲了自己，爲了生者，爲了紀念他們；——我所尊敬的先生和伙伴！

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夜寫于張家口

蕭軍

序言

愛倫堡(И.а. Ehrenburg)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，他說，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：『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，實驗X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，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。……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這末兩句，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。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。手頭沒有書，說不清見于那裏的了，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，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爲蒙古人所淫殺，俘獲，踐踏和奴使。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舊向殘山賸水間的黎民施威，在殘山賸水間行樂；逃到那裏

，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，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。「若要官，殺人放火受招安；若要富，跟着行在賣酒醋。」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。

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，失了力量，啞了聲音，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。

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就是秦始皇隋煬帝，他會自承無道麼？百姓就只好永遠藉口結舌，相率被殺，被奴。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，誰也許忘記了開口，但也許不能開口。即以前清末年而論，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：鴉片戰爭，中法戰爭，中日戰爭，戊戌政變，義和拳變，八國聯軍，以至民元革命。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傳世的歷史的著作，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。「莫談國事」，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。

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：要征服中國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。其實，中國民族的心，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哲和武將講開之輩征服了的。近如東三省被佔之後，聽說北平富戶，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；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

租。在南方呢，恐怕義軍的消息，未必能及鞭撻土匪，蒸骨驗屍，阮玲玉自殺，姚錦昇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？『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但是，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，還是時代太近，還未湮沒的緣故，我却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小說。這『八月的鄉村』，即是很好的一部，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『毀滅』，然而嚴肅，緊張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，土地，受難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啞啞，蚊子，攪成一團，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，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，現在和未來，死路與活路。凡有人心的讀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。

『要征服中國民族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！』但這書却于『心的征服』有礙。心的征服，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。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，明曾以黨獄

替滿清籍口。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，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。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。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，那也應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。

好書爲什麼倒會不容于中華民國？那當然，前面已經說過幾回了——

『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！』
這不像序。但我知道，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。

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之夜，魯迅讀畢記。

一：流

在茂草間，在有水聲流動的近邊，人可以聽到蛙，蟲子……諸多種的聲音，起着無目的交組。和諧的隨伴着黃昏；隨伴着夜，廣茫的爬行。

成羣或是孤飛的老鴉們，掠過人們的頂空；掠過白樺林的高梢，飛向天的一邊去。那邊是一片甯靜的田野，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。太陽就是由那面一個山脊的部分滾落下去的。老鴉叫出的聲音，常常是不響亮，低啞，充飽着悠沉和倦怠。

樺木林是叢密的，從這一面不容易透視出那一面。中間雜生着非常茂盛的狹葉草和野蒿。那是很挑皮的小東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時常會絆住行人的腳。其間野藤的牙齒，更很容易能夠將你的腳踝絞出了血。

這裏的蚊蟲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槍聲在這個時候也漸漸瘖啞下去。人們的脚步也開始鬆弛；不經意會踏翻一塊石頭使牠落到小溪裏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黃昏裏一樣，誰也不交談一句話。放棄一般任憑蛙，虫子和溪流佔據了這長谷的空間。

小溪不大紆曲，伸長在腳底下，靠近路的右邊，那是和這條小路並列，常常維繫着友誼的關係。每行一步人可以聽到牠在唱。至於蛙們呢？因了人們的經過，暫時會跳進水裏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叢草裏面。隨後牠們會自由的再爬出來。

爲着便利，任是某個時間全可射擊；全可以和追趕自己的敵人開火，所以步槍並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適的準備姿勢。

每人的子彈袋全變得空虛了！病蛇般的軟垂在人們的脅下。隨着人們的脚步在動蕩。

就如纔想起什麼重大的事情，小紅臉摸出了自己的小菸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來的一方。他想着：

——這是不行的呢，還不是吃菸的時候啦！

他的小菸袋已經是一個整天在他的嘴裏出現過了。平時小菸袋很少離開他的嘴。當他的小菸袋咬在嘴上的時候，他快活，閒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臉色，喝過燒酒般，紅紅地；曠神近乎黃金色；眼臉有些浮腫，他還生着不甚濃密的鬚鬚……

他一隻手並不捨開還在摩挲着菸袋。同時開始在思想：爲什麼還不該停下歇歇，讓他吃一袋菸呢？槍聲不已經沒有了嗎？他側開頭，避開前面別人腦袋的障礙，瞧一瞧走在更前邊的「領隊」。——他還是不鬆懈，沒有思慮的走在前面——小紅臉近乎失望了！他想還是不如作農民時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吃一袋菸。就是手裏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樣哪，也可以使小菸袋很安全的咬在嘴裏呢！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！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給他過了！他遙遙看着那邊的田野在嘆息！小菸袋又悽默的捏在手裏。

「我們該歇一歇了吧？」小紅臉不大的聲音提議着。

「小紅臉同志說的對——我們全該贊成他。」

這是誰的聲音呢？人們沒有工夫去覺察。他們祇是哄笑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說不常聽的話。什麼「同志」什麼「贊成」，他們覺到誰能說出這樣幾個字眼，那真是太進步的傢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贊成小紅臉的主張。但是人們的脚步誰也沒能第一個就停下來。小紅臉的菸袋還是如先前一樣，空空地捏在自己的手裏。這是說，還沒聽到「領隊」發「停止」的命令。

這樣又是一段路過去了，橫在面前的是一塊廣平的大石頭。在隊前頭一隻臂向着天空舉起來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靜的「停止」兩個字的聲音，使每個人全聽得很清楚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歇一歇吧。不過這裏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嗎？我到對面那個小山上去担任警戒。你們可以替換着到底下小河裏去喝點水；洗臉，吃點乾糧……無論怎樣，明天一早晨，我們也必得趕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應該搵心點自己的槍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頭……」

「領隊」的話並不被誰怎樣注意着。不如平日那樣吸引着人們。人們的心中祇是佔據着那清涼的水流；袋裏的乾糧；小紅臉呢？祇是他手中的小菸袋。誰也不注意蕭明說完了話，怎樣自己搵了步槍，走下谷底，跨過小河，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對面的小山上去——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視過樺木林，看到那一帶遠山。人家的房屋不常見，儘是一些不規則的樹林。太陽已經完全沒有了，在疊山的後面，有着很濃黑的晚雲開始發動。

他默然的數着，日間他們和敵人接過仗的每個山頭。隱約還可以看見那個獨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乳頭形的山峯——在那裏被擊斃了兩個弟兄，眼見着敵人割了腦袋！

——這又是弟兄們的犧牲！

蕭明的眼睛有點朦朧——不能說的悲傷和疲乏攻打着他。從這一面石頭上，他看出那是劉大個子，腿拉長的睡着了。別的幾個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蛤蟆一樣飲着水，澆着頭髮。小紅臉吸菸時的火光，很急速的閃動。

蛙聲更是顯得響亮了。晚雲發展的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經快佔滿了半天。

落雨在人們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飢餓一樣。

「伙計們，就在這石頭上過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實在够受了——今晚還得向王家堡子趕？」

劉大個子手交搭在自己的肚子上，閉起絕望的眼睛，接着說：

「我算沒氣力再趕下去了。趕到王家堡子不保準就能遇上？」
一任劉大個子自語着，誰也不去理他。

由菸袋一閃動一閃動的光亮裏面，可以看到小紅臉的臉，比起日間更紅了。鬍子稀疏地，半閉了一隻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麼時候他再可以自由底咬着菸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馬上就可
以來的？那個神祕的日子來到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將欺負過他的人們，和硬佔了他的田地的
日本人，殺得一個不騰？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餓了嗎？孩子們呢，可以同有錢的孩子們一樣
，到學堂裏去念書，不再到鐵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這些可憐的題目，一直在小紅臉的心裏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問問蕭明，可是當這青
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樣。在眼睛裏，似乎永久埋着這樣一句話：

——這是一定的。

這次趕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蕭明一向所說的本部隊嗎？那是可以會合在一
起去打日本兵。什麼時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他有些爲這不可知的日期憂傷了！他想到他的

妻，一個良善而又能幹的女人！他們從不吵架！孩子們也是他所喜歡的！他甚至想到他養大起來的一隻狗。這樣想着，菸袋全有些憂傷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強佔去的田地；硬逼着給拆掉了的家屋……菸袋火的閃光，又開始連續的在擴大——頭是側斜的，兩臂始終是抱住自己的膝蓋。

劉大個子只是拉長自己的腿，再什麼也不說了。一動也不動閉起他的眼睛，不關心天空的雲，也不關心什麼虫子，蛙……這樣喧擾侵擾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馬上吃一頓無論什麼樣的飽飯，而後就睡在這石頭上，就是追襲他們的敵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槍斃，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離開這石頭。

「弟兄們起來，我們馬上就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——」
在對面小山上守望的蕭明回來了。他拍着劉大個子的腿；和他身傍的小梁興。

劉大個子還是繼續響着鼻子。夜雲刻刻在天空起着層積。

「起來——我們馬上就走——」

「再歇一刻不好嗎？——蕭同志！」劉大個子沙啞着嗓子，這說話是近乎玩笑樣的哀求

蕭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頭近邊一塊小石頭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頭——埋在黃昏裏，野蒿在身邊搖顫。

別人也全沉默的，整備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當。劉大個子還是繼續地睡在石頭上，鼾聲更顯得響亮了，這是假作的，誰全知道。

「這條癩皮狗，你不起來……我們丟下你……叫敵人檢你的「蛋」！」

在模糊中人們聽出來，是李三弟的說話。平時他常和劉大個子開玩笑。

小梁興去扭大個子的耳朵。

「大個子不要再撒懶……」蕭明的聲音近乎酸楚：「我們誰也不是誰的長官，你一定知道我們不會槍斃你。對的，我們是弟兄，同志。這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！你應該想想在白天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腦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麼困苦全應該忍耐過去！爲了那死去的弟兄們……」

使每人全刺痛，在日間一幅活現的，人與人之間殘殺的畫圖，又重擺在每人的記憶裏。